

魯迅譯

愛羅先珂童話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愛羅先珂童話集

文 學 研 究 會 出 版

1922



Vasely Eroshenko

Homarano

I

Ekbruligis mi fajron en kor',
Ĝin estingos nenia perfort'.
Ekflamigis mi flamon en brust',
Ĝin ne povos estingi eĉ mort'.

II

Brulos fajr' ĝis mi vivos en mond',
Flamos flam' ĝis ekzistas la ter.
Mia nom' estas la homaran',
Nom' de l' fajr' la homara liber'.

de la Aŭtoro

序

愛羅先珂先生的童話，現在輯成一集，顯現於住在中國的讀者的眼前了。這原是我的希望，所以很使我感謝而且喜歡。

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敍傳和爲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譯的，虹之國是馥泉先生譯的，其餘是我譯的。

就我所選擇的而言，我最先得到他的第一本創作集夜明前之歌，所譯的是前六篇，後來得到第二本創作集最後之歎息，所譯的是兩個小小的死，又從現代雜誌裏譯了爲人類，從原稿上譯了世界的火災。

依我的主見選擇的是狹的籠，池邊，鵬的心，春夜的夢，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譯的了。因此，我覺得作者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然

而不得所愛的悲哀，而我所展開他來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實性的夢。這夢，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紗罷？那麼，我也過於夢夢了，但是我願意作者不要出離了這童心的美的夢，而且還要招呼人們進向這夢中，看定了真實的虹，我們不至於是夢游者 (Somnambulist)。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魯迅記。

目次

頁數

序.....一

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自敘傳.....一

童話

狹的籠.....二五

魚的悲哀.....五七

池邊.....七五

鵬的心.....八五

春夜的夢.....一〇三

古怪的貓.....一三三

目次

一

兩個小小的死……………一四七

爲人類……………一五九

虹之國……………一八七

世界的火災……………二〇一

爲跌下而造的塔……………二一五

我的學校生活的一斷片

——自敘傳——

—

我是個瞎子。我在四歲時，瞎了眼睛。那時我哭泣着呼號着，脫離了白晝的，光明的，五色繽紛的，有無窮希望的世界，變成了黑暗的『夜之國』裏的國民。這一樁事是好的還是壞的呢？我可不知道。我只覺得『夜』繼續着，而且將要永遠繼續着，待到我的生命絕滅了纔止。但是，我咀咒他麼？不，確乎不是的！從前著名的盲著作家霍克斯先生 (Hawks) 在他的 "The Hitting of the Dark Train" 裏邊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的

廣大和驚異——指示給我，白晝指示給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夜指示給我的，却是神的宇宙，夜雖然帶了痛苦給我，夜有時也帶了悲慘淒切給我，可是在夜裏，我却能聽得許多星兒一塊兒歌唱着，在夜裏我又能學習着理解自然，從自然中發見自然之神。」

霍克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幼小時候失去了一足，到十五歲時又瞎了眼睛，可是後來他著了許多關於動物生活的著作，到底成爲美國一個最大的自然科學家。現在我也能這樣說不能呢？要是我和霍克斯一般，住在大森林中安適而又華美的屋子裏，許多家屬圍繞着，那麼我也許可以說同一的話了。但是我雖然渴慕自然的佳景，我却時常在莫斯科，倫敦，東京那麼大都市的繁喧中生活着。在那些都市的繁喧中，夜並不能使我聽得許多星兒的歌唱，夜也不能教導我理解自然，更從自然中理解自然之神。夜教導我的，是別的幾件事情，但現在我不說這個，我要說的是在學

校中他們教導我的那些事。

我在九歲的時候，他們把我送到莫斯科的盲童學校裏去念書。那所學校彷彿是和全世界隔絕的：學生們在閒空的時候，不許走到學校外邊去，甚至也不許到父母家裏去。我們整日地被先生看管，連一刻也不得放鬆。

有一次，先生教給我們，說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所以人類雖這麼多，都還能找一塊地方，在地球面上生活着。我的朋友臘賓（Lapin）——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子——便問道，『要是地球面積是很大的，我的父親爲什麼竟不能得到一片耕地，却時常租種着阿洛甫伯爵（Grabo Orlof）的田呢？』於是先生因爲臘賓發的是『愚問』，便把他責罰了一頓，因爲在我們校裏，我們對着先生，是只准發那些『智問』的。

過了不久，先生問臘賓，『你剛纔問的是「愚問」，你現在自己明白

了沒有？』起初臘賓還沒有明白，先生便叫他立着，等他明白了他的問語的愚蠢時纔止。過了半點鐘，臘賓纔算明白了，於是先生纔算許他坐下。下課後，我問臘賓，問語愚蠢的地方究竟在那兒。他回答說不知。我又問，『你剛纔不是說你已明白了麼？』臘賓答說，『我明白的乃是爲發問而受罰而直立，這纔是愚蠢的事哩！』

先生又和我們說，人類分成許多的種族，如白種，黃種，紅種，黑種等等，最進步最文明的是白種，最野蠻的是黑種和紅種。於是臘賓又立起來問道，『我們被稱作最進步最文明的種族是不是只因爲我們有白的皮膚呢？』別的一個孩子也起立問道，『在夏季裏，有許多人被太陽曬得漆黑了，他們不是都變了野蠻麼？』先生說他們所發的兩問，都是些愚問，因此罰臘賓和別一個孩子都直立着，等到他們明白了自己的愚蠢纔止。

在我們學校近旁，是柏洛甫先生（Sr. Perlo）的住宅。柏洛甫是俄國最大的茶葉公司的經理，那公司是專向中國採辦大幫茶葉的。有一次中國著名外交家李鴻章來到莫斯科，柏洛甫便在自己家裏款待他。李鴻章聞知我們的學校在柏洛甫住宅的近邊，他便想帶便來參觀。於是他穿着中國衣服，腦後拖著大辮，來到我們的校裏。他非常和氣，而且准許我們去摸他的衣服和辮子。我因為知道李鴻章是『屬於黃種』，所以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細細摸索了一番，想尋出白種的手和黃種的手，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過了幾分鐘，我便問先生道，『李鴻章是真的黃種麼？』先生說了一聲是。

『但是黃種的手和白種的手，到底有什麼分別，我可是找不出呢！』
臘賓也湊上來說：『李鴻章要是屬於黃種，他一定要比我們野蠻得

多了。但是我看來，他似乎至少比我們的彌海印 (Milhain) 總要和善些兒罷。』(彌海印是我們校裏的僕役，我們最憎惡這人。)

我們正在談話時，和李鴻章同來的那個譯員，向他說了幾句，李鴻章哈哈地笑了一陣。他出去之後，我和臘賓因為對於貴人失了敬禮，便受了嚴厲的懲罰。他們不許我們吃東西，等到我們明白了自己的失禮時纔止。一直到了那日晚上，我們纔明白，纔得和別的孩子一塊兒晚飯。在晚飯的當兒，我低聲地和臘賓私語着：我已摸過了黃種的李鴻章的手了，這手倒比我們那位白種校長的手，滑澤的多呢。臘賓便也低聲說：我想，李鴻章不比我們的彌海印更和善，便比我們的白種的先生們，也文明得多了。那時先生也在膳堂吃飯，便立刻命我和臘賓立起來，吩咐着說：『快走到這邊，把你們的私語，當着衆人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可憐那時我們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匆促間又怎麼編造得出，於是不得戰慄着把剛纔所

說的話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了，先生聽了自然大怒，他叫我們在冷冰冰的石板地上一齊跪着，並且說，在我們沒有完全明白我們自己的過失之前，不許我們站起身，一直到了夜半後，——飯都沒有吃——我們纔算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我們把中國人的劣點和奇形怪狀，都記起來了，這些事都是平日先生教給我們的，現在都拿來加到可憐的李鴻章的頭上去了，我們於是開始交換着說，『李鴻章的確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文明，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智慧，因為他束有奇異樣子的裙，他拖着滑稽的辮髮，在他年幼的時候，他把他的兩腳緊緊地裹在很小的木鞋裏，使變成一雙小脚……』

我們的同級生嚷道：『不，只有中國的女孩子們是那樣的罷！』
臘賓却毫不屈服地答說：『那不是一樣的麼？要是李鴻章是女子，也免不了要這樣做的。』

和我們同級的一個女學生便嚷道：『我想女孩子們誰也不會願意裏足的；這都是父母做出來的罷。』可是臘賓仍舊不服氣，答說：『假如女孩子們自己做了父母，伊們也是要這樣做的呵。』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我們便繼續着歷數李鴻章的野蠻的證據。

『先生時常和我們說：中國人是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當然也是東方的猶太人了。他只知道謀自己的利益；他愛金錢比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還愛；他爲了金錢，會得把什麼人什麼東西都賣掉呢……』

談到這裏，臘賓更覺得津津有味了，他說：『從前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那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爲了三十個銅子——假如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值時——也不見得不會把基督賣去罷。』於是大家又大笑起來，我們自然越有興致，便接下去說：『李鴻章喜歡在大庭廣衆中看着執行慘刑或處決罪犯；他有許多妻子；他只愛他的兒子，對於女兒』

却很淡漠他的兒子生時他受人家的慶賀但要是生下來的是女兒他就不高興；他騎了人行路，他喝的茶是不攪糖的，李鴻章用了黑貓當作早餐，用了小狗和蠕蟲當作午餐，用了蜜炙耗子當作晚餐；他捉住蠅虱時便放到嘴裏把他嚼死……」

『够了够了，』先生們嚷着說，這時有幾個正喝着羹湯，聽了便要嘔起來了。於是先生饒赦了我們，准我們去吃晚飯。膳堂裏的大衆都大笑大樂，只有我們悶悶地坐着，眼淚淌下來，淌在我們的羹裏，這羹我們連嘗都不想嘗了。

『現在已饒赦了你們了，你們爲什麼還要哭泣呢？』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却一句都沒有話說。先生看見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吃，倒担心起來了，便走過來問我，『你們有了什麼事情呵？爲什麼儘着哭泣，不吃一些東西呢？』臘賓回答說，『我們現在自己責罰着，自己不想吃東西，因爲我們